

# 湖湘

主编 马积高



丛谈

# 文史丛谈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湘文史丛谈/马积高主编.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12

ISBN 7-81053-203-0

I. 湖… II. 马… III. 文史资料—湖南省  
IV. K29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655 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湖湘文史丛谈

Huxiang Wenshi Congtan

马积高 主编

责任编辑 卢宇 姚利民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31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湖南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 开  印张 16.25  字数 393 千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书号 ISBN 7-81053-203-0/K·11

定价 30.00 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我国自夏商以来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虽然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族(汉族)在经济、文化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境内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中心,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但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仍有相对的独立性;就是汉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其他多种原因,文化也有差别;在统一中显现出多样性。对此,我们的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尚书·禹贡》已分记九州山川土田方物的不同,《诗经》则十五国风分列,以见风土人情之异。往后的文史学家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汉司马迁所作《史记·货殖列传》,就胪列了各地区物产、风土、民情的差别;杨雄的《蜀都赋》评叙蜀地山川、历史、文物,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各载汉都长安、洛阳及其郊邑的文物、制度、风俗,则开专述一地的先河。魏晋以后,其流尤繁。或专记山川道里、名山胜迹,或专记文物制度、民情风俗,或专录郡邑先贤、乡邦旧事,各擅其胜。赵宋以来,方志勃兴,更成为各地文献的渊藪。其他文史著作中,亦多此类纪载。这些著述,不仅对我们了解各地自然风

貌、人文状况及其历史发展特点有重大价值,是我们认识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有助于激发我们建设家乡和祖国的热情,是最亲切的爱国主义教材。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我们的祖先早就繁息、劳作于其地,为长江流域文明的创建、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较之今长江中下游其他各省区,湖南的江岸线最短。加上其他地理、历史原因,它后来的经济发展曾相对滞后。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未能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地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并成为国内一个重要的地方行政区域。至西汉前期,才以长沙为中心在湘资流域(非全部)建立过长沙国,西晋末至南朝,以长沙为治所建立过湘州,(所辖亦限于湘资流域一些地区),然在其时郡国中都不占重要地位。故在隋以前,湖南虽以曾为屈原、贾谊的迁谪之地而闻名,本地也产生过蒋琬、罗含等著名人物,湖湘文化却长期不受人们的重视,只被看作战国以来形成的楚文化的一部分。唐代,特别是唐中叶以后,由于东晋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已逐渐南移,加之中唐安史之乱及随后河北的藩镇割据持续达一百数十年之久,湖南成了唐王朝南通两粤的重要通道,也是它与东南财赋之区相联系的过道之一,其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渐次提升。故至中唐,又设湖南安抚使(治所先在衡阳,未久移长沙),“湖南”之名即始于此。虽其辖地仍限于湘资流域(不包括岳阳地区),但长沙作为湖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此

基本上确立,其在全国州郡中的地位也显著上升。中经五代时马氏建立的楚国(其全盛时曾大致拥有今湖南全境),到赵宋时湖南路(仍限湘资流域)的续建,人材渐次涌出,人文大有发展,特色亦渐显著,并形成了某些比较固定而有影响的文化思想传统。北宋理学(道学)先驱周颐的天人合一世界图式,南宋胡宏、张栻等所创建的理学湖湘学派,即是其特色中影响较大也较持久的一个重要方面。故尽管在元、明两代,湖南地区又与今湖北合并为湖广省(元时湖广还包括广东),它的文化特色和某些传统在不同程度上仍保持着,并孕育和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刘大夏、李东阳等,到清初,湖南正式建省,今湖南东西两部分融为一体,其文化更得到空前的发展。由清初的大思想家王船山开其端,经过乾嘉时期的酝酿,到道光以后,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都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并形成了某些有湖湘特色的流派(例如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诗派等),卓然成家者尤颇多。在思想、政治、军事领域,湖南人的表现更为突出。从首倡经世致用学风的陶澍,到开始全面介绍世界形势、倡导“师夷技以制夷”的魏源;从首倡办洋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创建官办工业的曾国藩、左宗棠,到进而主张改革社会制度、投身变法运动的谭嗣同、唐才常;从奋志掀起和持续进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他们尽管

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思想倾向不一（曾、左辈还曾为挽救腐朽垂危的清朝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都体现了湖南人坚韧不拔的性格，并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某些传统。由于他们对我国近一百余年的历史都很有影响，有些人还发挥过震惊世界的作用，湖湘文化就更受到世人的瞩目。

随着湖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其人物在全国影响的增大，有关湖南的历史记载也增多。除了一些全国性的历史文献和某些所包含区域更广（如楚、南方、湖广之类）的地区性文献中多有关于湖南的记载外，专记湖南一地的著述也产生了。今知较早的有东晋罗含（湖南桂阳人）的《湘中记》，继有刘宋庾仲雍、郭仲产、甄烈的《湘州记》（各一种），至于散见于文人诗、文、辞赋中的记述，则楚汉以来历代多有，不可胜举。赵宋以后，方志渐兴。湖南何时方有此类著述，我未详考，世传有宋褚孝锡《长沙志》、张挺《零陵志》、李韦之《邵阳志》等，我皆未见。《丛书综条》于此数种皆不列入《地理·方志》类，而列入《地理·杂志》类，疑尚未成型，但说它们是湖南地区方志的权舆，大概还是可以的。此外，魏晋以来还有《零陵先贤传》（撰人不详）、《桂阳先贤书赞》（吴张胜撰）、《长沙耆旧传赞》（晋刘瓛撰）及《衡山记》（撰人不详；以上均见《隋书·经籍志》）……，也是湖南地方文献之一流。但宋以后至清初以前，湖南的地方文献多与湖北合编，如明末湖南人周圣楷编辑的《楚宝》、清初湖南

人廖元度编辑的《楚风补》，即其例。至清道光以后，经过邓显鹤等的努力，专辑湖南文献资料的书籍才陆续出现，整理、研究湖湘文化传统遂蔚然成风，这对湖湘文化的传播、发展和湖南人才的涌现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湖湘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与国内各地乃至外国文化交互影响，孤立地研究它是无从正确把握其特点并认识其得失的。只有将其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并与其他各地区的文化（特别是邻省的文化）加以比较，才会得出较精确的结论，区别精华与糟粕，以为今日之借鉴。按照这个要求，我们目前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绩，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但只可谓刚刚开了个头，见仁见智，不同看法的争论更在所难免，而且有益。本书所收林增平教授与萧艾教授关于近代湖湘文化繁盛及其特点形成的历史原因的争论就是一个具体表现。我们希望热心探讨湖湘文化的同志能在更深广地发掘、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以平心静气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和讨论，以期达到全面深入的认识。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是一些现居本省、曾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并有所贡献的老年知识分子的荟萃之所。他们除各有专长外，还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于湖南的历史掌故和近数十年的变化尤较熟悉。颐养之余，尚不废述作。除有专著已出版或尚待出版外，晚年所作多发表在本馆馆刊《文史拾遗》上。整理地方文献，弘扬湖湘文化

优良传统，是文史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和理应分担的一种职责。因此决定将其中研究湖湘文史的论述，择要汇为一集，公开出版，以广其传。所选以有深造自得之见及可补正史事之缺佚者为主，兼顾内容、体式等的多样性。其中有从不同的方面研究湖湘文化的评论，有关涉湖南的历史事件及本省人物轶事的记叙，亦有关于湖南文史资料的考证、说明、序跋、笔记……。编次大体以类相从，并略按其内容的性质（综论、分论、事、人）及其所论述的人、事的年代为先后，然集腋成裘，文采交错，亦难截然分割，略分畛域次第，只为便于观览，既无主次之别，尤不寓抑扬高下之意，因总名之曰《湖湘文史丛谈》。编选工作由阳盛海副馆长主持，徐德驹、伏家芬、张鹤皋馆员和业务工作处的同志具体负责。我因衰病，只略参末议。选文甚难，即历史上的著名选本如《昭明文选》之类，其去取亦未能尽当，招致后人非议。本书所录范围，包括从1990年秋《文史拾遗》创刊至今年夏前后十年共四十期所载本馆成员（包括馆员及工作人员）之文，以篇幅有限，每位作者限收二篇以下，遗珠之失，自不能免。又本馆成员凡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有关文章及《文史拾遗》所载与湖湘文史研究少关联者概未能录，《文史拾遗》所刊馆外作者之文，亦概未能取，凡此均祈鉴谅。

马积高

2000年9月4日



# 目 次

论近代湖湘文化 .....	林增平/1
关于《论近代湖湘文化》一文的商榷 .....	萧 艾/15
湖南是炎帝文化的发祥地 .....	李鸣高/33
试论杜甫湖南诗歌中的自我形象 .....	羊春秋/39
怀素《自叙帖》气势初探 .....	史 穆/47
浅谈研讨齐己学术思想的意义 .....	曹瑾瑜/57
谈齐己诗作中的自我反省 .....	王子羲/71
王船山唯物主义战斗性剖析 .....	冯正刚 俞蕙安/77
魏源诗艺浅议 .....	伏家芬/90
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 .....	刘泱泱/104
谭嗣同仁学与湖南精神 .....	陈云章/113
辛亥革命在湖南 .....	林增平/120
黄兴书法艺术发微 .....	史 穆/127
湖湘戏曲管窥 .....	文忆莹/133
“雄文化”之谜 .....	李鸣高/143
湖南杂记 .....	王啸芬/152
清末湖南军事教育 .....	李云龙/159
雅礼大学二三事 .....	周千里/164
抗战中的湖南新闻事业 .....	湛 震/170
一九三六剧社纪略 .....	徐德驹 柳铎城/175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及其来龙去脉 .....	刘重德/182

我与南社湘集 .....	马少侨/187
两院院士和他们的湖南母校 .....	杨敬东/190
陶澍轶闻二则并序 .....	虞逸夫/199
湖南近代两位碑刻名师 .....	易元九/205
杨昌浚逸事述闻 .....	刘绍东/206
祖父吴辮事略 .....	吴继刚/217
龙阳才子易顺鼎 .....	徐德驹/224
回忆叔祖颜昌焯 .....	颜家龙/232
板仓杨氏辑佚 .....	伏家芬/236
长沙板仓杨怀中先生传 .....	曹典球/253
毛主席、杨开慧和我们一家 .....	李淑一/258
陈天倪生平及其著作 .....	羊春秋/269
忆章士钊先生 .....	陈云章/273
蔡锷将军之母 .....	曾光炎/295
毛泽东指挥若定 程颂云高举义旗 .....	李华钰/297
周方先生与平民教育 .....	肖 扬/306
忆父亲杨树达 .....	杨德嫻/309
怀念我的父亲杨道馨 .....	杨得琳/315
记黎锦熙 .....	湛 震/319
本馆成员的早期革命活动 .....	俞润泉 辑录/327
黄兴长子黄一欧 .....	莫业隆/347
回忆蔡和森同志 .....	周 方/352
忆彭石钧先生 .....	胡文质/359
怀念刘寄踪先生 .....	莫业隆/362
湘剧艺人中的爱国者 .....	文忆莹/364
张曙在长沙创办紫东艺社 .....	柳铁城/371
怀念谢翰华同志 .....	彭小峰/374
电影明星王莹在长沙 .....	柳铁城/377

苗俗漫谈 .....	阳盛海/383
长沙战国帛书、帛画发现始末 .....	吴铭生/386
屈原墓今昔 .....	周秉钧/393
马王堆汉墓女尸复制始末 .....	张兰欣/395
《水经注》湘中诸水正误 .....	李行之/397
湖南平江杜甫墓踏勘纪事 .....	俞润泉/410
岳麓书院“整、齐、严、肃”四字谈 .....	谭绪缙/418
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石碑为文天祥所书 .....	虞逸夫 杨 桦/419
文天祥在湘年考 .....	刘松洲/425
岳麓禹碑及杨慎译文 .....	谭绪缙/427
《船山故居沿革及坟墓》的按语和附言 .....	陈墨西/431
左宗棠的一件遗墨 .....	唐自斌 易元九/443
《天岳山馆诗存》序 .....	曹典球/447
题陈云章教授所藏《湘绮楼丁未后未刊诗册》 ..	马积高/448
蔡锷故乡访逸录 .....	马少侨/451
张一尊与马 邵一萍与竹 .....	钟以勤/457
白石老人画虾 .....	罗芷生/459
家国沅湘总泪流 .....	方授楚/461
短序三篇 .....	王石波/466
三湘院士启示录 .....	杨敬东/469
湖南之谚语与歌谣 .....	王啸芬/477
汨罗的一首民歌 .....	周秉钧/480
湘山草堂读史随笔 .....	韩长耕/481
长沙土夫子 .....	吴铭生/489
湖湘旧闻录 .....	李行之/498

# 论近代湖湘文化

林增平

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在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年后），就迥然不同，在诸如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中，湖南所产生的反响，着实引人瞩目；且人才辈出，为人们所称道，延续至现代，更呈现出鼎盛的局势。无怪乎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sup>①</sup>时至今日，侨居美国的华人主编的《北美日报》（纽约），在1986年7月1日的《社论》里还提到：“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近代湖南人才之盛，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即起自曾国藩等筹组之湘军。还在太平天国败亡的前一年（1863年），一个官员在日记中就写道：“楚省风气，近日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籍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一门鼎盛，何德以堪？自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绝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

也！”<sup>②</sup>这个大段感叹，无非是觉得湖南省和曾氏一门的旺气盛况，已经达到极限，逾乎常情。1881年（光绪七年）王闿运撰《湘军志》脱稿，虽对湘军有所讽刺，但也很得意地宣称：“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sup>③</sup>据统计，湘军要员官至督抚者达二十七人（总督十四人，巡抚十三人）<sup>④</sup>。

诚然，太平天国起义，是正义的、进步的运动；而湘军，则属不义的、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理应给以谴责。然而，历史本身又是曲折的，经常产生一个反复的演变过程，往往会出现正义的、进步的势力因自身的错误或领导集团的腐化而遇到挫败；而不义的、反动的势力则获得阶段性胜利的现象。但是，这样的胜利者决不能把历史拉着向后退却，而是必然受历史前进规律的约束，不自觉地去做谋求达到失败者所曾追求的目标。如同恩格斯说的：“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sup>⑤</sup>又称：“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sup>⑥</sup>不是吗！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了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义的《资政新篇》，显露了这次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将要把中国社会导向的前途。恰恰在同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就开始筹办洋务；迄太平天国覆败后，洋务新政就加速地进行起来。正是这样，湖南的有志之士就获得湘军将帅的援引，成长为各个方面的人才，从而使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期间，湖南似乎成了举足轻重的省份。

维新运动兴起后，湖南即颇有点得风气之先的气概，举凡开学堂（南学会等）、兴学校（时务学堂）、办报纸（《湘报》《湘学新报》）等维新新政，都率先兴办，卓有成效。著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且以左翼首领见称于时，故时人将湖

南称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并非虚言。

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首倡者是孙中山及其所创立的兴中会，而继起响应者，当首推黄兴和他所组织的华兴会。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衔组成同盟会，据考证，参加7月30日筹备会的共79人，居首位的是湖南籍志士，计20人，次为湖北，19人，再次为广东，16人，以下为广西、安徽等省籍人士<sup>⑦</sup>。又据1905~1907年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名册统计，湖南籍者为157人；次为四川，127人；再次为广东，112人；湖北106人<sup>⑧</sup>。正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湖南志士加入了同盟会，因而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重大斗争场合，几乎都有湖南志士的业绩和勋劳，并产生了饮誉遐迩的一代英豪，如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蒋翊武、谭人凤、姚宏业、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等。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的丰碑上。

湖南近代发生的对全国影响巨大的事件前后踵接，自然要产生众多的比肩鹤起的著名人物；而叱咤风云、驰骋宇内的名人一多，自然要使湖南成为海内举足轻重的省份。湘军兴起不久，清统治者很快就倚作长城。侍读学士潘祖荫在推崇左宗棠的奏折里就曾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sup>⑨</sup>就湖南而论，既非形胜要害之地，也非财赋充盈之区。王闿运曾指出：“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sup>⑩</sup>显然，所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实际上是指不可一日无湘军。维新运动期间，皮锡瑞称：“近日湖南风气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sup>⑪</sup>唐才常转述西方各国和日本的言论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sup>⑫</sup>故谭嗣同在诗里颇为自信地吟哦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sup>⑬</sup>倾吐了湖南志士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豪气。梁启超

入湘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即深有感触地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藪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劭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sup>⑧</sup>杨度早年写过一首长篇的《湖南少年歌》，很自豪地吟咏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sup>⑨</sup>这一切都反映了湖南志士对振兴祖国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近代湖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盛况，延续至现代，更呈上升之势。别的不说，只就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人人物来看，其勋名远播、功业非凡者，湖南籍的应属数一数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占19.2%。1995年，给长期戎马倥偬、功勋卓著的军事领导人授勋典，在授予元帅的10人里，湖南籍的3人，授大将的10人里，湖南籍的6人，授上将的57人里，湖南籍的19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八个字可谓历久常新。

湖南从古代“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到近代一跃而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者”的省份，原因何在呢？

在古代史上，湖南开发较晚，又长期被人们称作瘴疠卑湿之地，故文教远逊中原和东南地区，不能不令人产生“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浩叹。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大移民，湖南居民实行了历史性的全面更新，从而导致湖南人口的新组合，形成了与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质、不同性格的新居民。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就主要是清初起进入湖南的移民，经数代的繁衍生息致使湖南的经济和文教

获得发展的结果；而氤氲绵延，潜滋暗长地导致这个结果的精神支柱，则是在清初起移入境内的新居民中逐渐形成的习俗和风尚。

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元统治者派兵四出镇压，致兵燹遍于各省；嗣起义各派势力又迭起内讧，战乱相寻，湖南也被殃及，大批民众流窜死亡。据《醴陵县志》载：“历朝兵燹，元为最惨。……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聚居山上，……如是者近三十年。及闻大乱已平，始相率下山。”<sup>④</sup>该书又引“同治《志》载汪辉祖淑厚《脱难录》，谓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存数户。后之人多从豫章来。”<sup>⑤</sup>谭其骧曾依据《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光绪武冈州乡土志》《光绪湘阴县图志》《光绪靖州乡土志》等五志的《氏族志》，对宋朝起迁入宝庆府和靖州、湘阴的氏族加以统计，移民由江西迁入者达324族<sup>⑥</sup>，占63.1%。魏源及其同族、曾任清两江总督魏光燾的先世就是明初由江西吉安迁到邵阳县金坛（今属隆回县）的<sup>⑦</sup>。

明朝末年，先是农民大起义，战争绵延；嗣即因清兵入关，四出杀伐，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随后又历三藩之乱，长沙一带“杀男妇数十万口”，“残废瓦砾荆榛，千里如一，青磷白骨，所在皆然。”<sup>⑧</sup>

明清之间的“鼎革”究竟使湖南居民减少多少，是无法查核实数的。以巴陵（岳阳）、沅江、清泉（衡阳）、湘乡、酃县、耒阳、桂阳、桂东等八个县明末清初丁口赋额的差额作为参考，清初比明末减少47483丁，即减少64%。这当然不能认为就是湖南全省丁赋额减少的确切数据，但大体可借以估计，明清两朝的“鼎革”，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

清顺治、康熙以至乾隆年间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大庸县“清顺治初因遭大乱，以致户



无遗种。及康熙时，又遭吴三桂兵蹂躏。其时土著老民，百不存一。其后迁徙新户，十常得九，稽其户籍，以江西为最多，湖北、四川次之。”<sup>④</sup>醴陵县因明末清初“重罹浩劫，土旷人稀，播迁来者十九为闽粤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sup>⑤</sup>蓝山县清初从外迁入者达163族之众，以江西、广东两省为多，约各占三分之一<sup>⑥</sup>。沅陵县“郡中故族鲜明以前者，建宗祠修谱牒，今尚多未逮木本水源。”<sup>⑦</sup>邻近江西的浏阳县康熙年间所修县志载：“浏鲜土著，比闾以内，十室有九皆江西之客民也。”<sup>⑧</sup>检索《溆浦县志》《氏族志》，全县移民占到92%。前面提到，按宝庆府、靖州、湘阴等府、州、县志所载《氏族志》统计，该七州、县的人口，移民占到98.4%。故到清代乾嘉之际，估计湖南全省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是大体可信的。

经过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移民，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就基本上实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

其次，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来说，那些秉性庸懦，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多数是不愿流离迁徙去追求温饱或较为富足的生活。所以，从生理素质、心理因素等方面来说，除了遭到某种限制和压迫者外，移民一般是强于土著的。

还应当提到，湖南古称“三苗之国”，从远古起即为多民族交错聚居之地，经汉族统治者的征讨和赶逐，少数民族遂多退处湘西、湘南崇山峻岭之间。人数多者为苗族，其余为瑶、侗、土家族。汉族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相处，既多彼此争斗，也曾相互联姻。少数民族历来受歧视，被目为蛮夷，故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一般都隐匿不宣。一本介绍城步苗族的书写道：“元末明初，城步苗族虽然大批调征出外，不少汉人从江西来这里屯田垦荒，但苗族同胞仍然占全县总人口的90%以上。清朝乾隆